

阅
读

第610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一捧故乡土

□ 李易农

客厅里堆了七八个红红的塑料袋，鼓囊囊的，仿佛一团团饱满的火焰。

妻子说：“咱娘托人捎来的菜，太多了！”

袋子捆得十分结实，我费了好大劲才打开。袋子里装满了菠菜、萝卜、香菜等。这些菜虽然经历风寒，依旧青绿可爱。也许是匆忙，这些菜的根部，还裹着厚厚的泥土，一抖动，地板上全是土粒，整个屋子里都飘荡着泥土的湿润气息。

手机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。开场白依旧是：下班了？忙不忙？吃饭没？吃啥饭……我赶忙抢过话来，嗔怪着说：“捎来的菜多得没处放啦，冰箱都盛不下……”

母亲乐起来，高声说：“听说你李叔要进城，我和你爹慌里慌张准备的菜。不嫌多，现在天冷，能放好几天的……对了，葱在地里冻得有点枯了，你找个塑料桶，稍微弄点土、浇点水，把葱栽进去，能吃上很长时间……”

这时，我才发现那把用绳子捆好的葱。干枯的叶子，紧紧地裹着青绿的葱心儿。

这些葱，我似曾相识。

春天回老家时，在村口遇到了拄着拐杖的母亲。她正打算去菜地里种葱。

我拦住母亲，抱怨她身体不舒服怎么还出来干活。母亲却说：“腰上的毛病不碍事的。现在趁着有雨水种点葱，到了冬天城里菜贵，就派上用场了。”

母亲说这些话时，脸上带着笑，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葱正在萌芽。我无奈，只能陪她往菜地里走。路还算平坦，母亲的木质拐杖点在地上，“咚咚咚”的声音，敲打着我的心。母亲一年来总是腰疼，可她要强，从来不愿意躺在床上歇息，抽空就出门种各种蔬菜，想方设法往城里送，怎么劝都不行，母亲乐此不疲。

母亲种葱的地块在山坡脚下。那里本是荒地，布满了石头、杂草。父母亲硬是用锄头一点点整理出来一块田，又几番精耕细作，将它变成一块肥沃的田地，每年的收成让村里人羡慕，滋养着我们兄妹几个长大成人。如今虽然年迈，他们仍要为儿女着想，要凭一己之力，为儿女的生活增添一缕爱的味道。

我用小锄头将土地挖了一遍，母亲捏着那细小的黑色葱籽往地里撒。葱籽落入泥土后，母亲又艰难地蹲下来，弯着腰，用苍老的手轻轻地拨弄着泥土。

“这菜也知道好歹，你对它好了，它也会对你好，自然长得好吧！”

母亲说的“好”我知道，那是关于付出和收获的故事。

现在，这些吸收了母亲的“好”的葱，又一次来到了我身边。

我放下电话，找来塑料桶。水，好办，泥土要去哪找呢？

“那些菜根上很多土，你抖抖，没准就够了！”

妻子灵光一闪，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大声道。我也一下兴奋起来，赶紧仔细地把每一棵菜根部的土块抖下来，“呼呼啦啦”一阵响，地板上落下厚厚的一层。细细的泥土，黄色的泥土，湿润润的泥土……竟然有两大捧还要多。

我喜滋滋地把泥土放到塑料桶里，加点水后，再把葱一棵棵栽进去。还别说，这些来自故乡的泥土，不多不少最合适。

而那些葱，一沾染上泥水，似乎就明白了一位母亲的心思，瞬间开始从葱心儿处散发力量了。

（摘自2025年1月18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白居易的饭桌

□ 李舒

诗人白居易很擅长发现食物的日常美。

这个人在洛阳生活了十八年，他一生写了3000多首诗歌，其中就有900多首是关于洛阳的山和水。他给自己起的号是“香山居士”——这是他晚年隐居的地点，洛阳香山。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，长庆四年，这个叫白居易的诗人对于长安的一切都厌倦不已，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，在洛阳履道里买下了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，实现了他“但道吾庐心便足”的夙愿。

我一直觉得白居易是一个隐藏的吃货。他很擅长发现食物的日常美。举个例子：“晓日提竹篮，家童买春蔬。青青芹蕲下，叠卧双白鱼。”用叠字“青青”，后面跟着“叠卧”，再加上美妙的配色，有画面感了吗？我特别吃白乐天这一套，更不用说那首著名的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他写食物本身，也很爽利，什么“鱼香肥泼火，饭细滑流匙”，什么“粽香筒竹嫩，炙脆子鹅鲜”，我猜白居易应该是唐代诗人里最懂饮食的，换了李白，吃啥根本不记得，重要的是喝到位。

看看白居易在洛阳都吃了点什么。“净淘红粒置香饭，薄切紫鳞煮水葵”——这感觉像江南的饭食啊，红米大约是当时洛阳附近的陆浑县的特产，水葵就是莼菜，果然，这顿饭是宴请苏州的客人的，“停杯一问苏州客，何似吴松江上时。”在洛阳街上闲逛，到处走着刚刚在古装店里打扮好的“唐代小娘子”，衣袂飘飘，额间点绛，鬓角插花，恍惚间宛若唐诗里的美人。彼时彼刻，晚霞笼罩着洛阳，余晖轻柔地洒落在武则天的明堂天堂和巍峨的通天塔上，朱红与鎏金的光泽，在暮色中渐渐地晕染开来。

我有点恍惚，仿佛回到了一千三百年前的某个黄昏，街市熙攘，灯火通明，大唐的繁华正从历史的深处缓缓走来，笼罩着每个人惆怅而迷蒙的面容。洛阳很美很梦幻。但后来我想了想，也可能是因为暴燥。饼饼饼饼饼，饼天饼地，我的脸越来越像一个饼。每天晚上都觉得撑得不行，回到酒店，全靠带来的仲堂冻顶乌龙解腻。我忽然想起，白居易还写过一句洛阳生活的：“午斋何俭洁，饼与蔬而已。”

（摘自2025年11月28日《夜光杯》）

手生

□ 徐徐

由于工作繁忙，加上天气酷热，我将近一个月没进厨房做饭了。昨天，孩子说想吃我做的菜。这必须安排上！下班后，我走进厨房，开始择菜、洗菜、切菜，接着洗锅、点火、烧油、下锅……一阵忙碌之后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有些手生了。做饭的熟练程度远不如从前，甚至连油壶和锅铲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到。

饭菜做好端上桌，孩子尝了尝却说：“老爸，我总觉得这味道不如你之前烧得好吃。”至于哪里不好吃，他也说不上来。

看来，任何技艺，久不练习就会生疏。想想我在乡下老家的母亲，每日三餐都要下厨，日复一日的实践让她练就了娴熟的厨艺，也因此留住了我记忆中儿时的味道——那份舌尖上的乡愁。

想来，不止厨艺，诸多技艺皆是如此。所谓“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”，技艺都需要时常练习才能保持纯熟。一旦疏于接触，便会手生，运用起来也就难免力不从心了。这，便是技艺精进之道。

（摘自2025年7月28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遇见大河

□ 杨毅波

这一次，我是在风雨中走近黄河的。

对于这条发源于青藏高原、全长5000多公里的母亲河，我接触得不多，只是去过沿岸的几个景点。这次到韩城，朋友问我：“原路返回西安还是走沿黄公路？”原路指的是京昆高速，比沿黄公路近得多。沿黄公路早有耳闻，却没走过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当然走沿黄公路啦！”

司机姓王，和我初次接触，但能看出是个热情豪放之人。他疑惑地问：“沿黄公路你没走过？”他是黄河边长大的合阳人，听我说“没有”，显得很兴奋：“我车开慢点，再给你当个导游，让你看看沿黄公路有多美！”我自然连声道谢。

韩城本就美丽，大街小巷花木掩映。车出城区，拐上沿黄公路，另一派迷人景象映入眼帘。路面洁净平坦，绿植层层叠叠。湿地连片，水域成滩，芦花摇曳，雾似轻烟。极目远眺，主河道隐约可见，流水忽隐忽现，对面的山脉蜿蜒起伏。此刻，黄河于我，又增添了些许神秘，曾经在地方见过黄河的情景，一一浮现在脑海。

我曾参观过龙羊峡水库。站在盘龙卧虎般的大坝之巅，见万山绵延，黄河高唱生命的长歌，带着豪情与灵气而来。深邃的峡谷中，水流平缓向前，水库幽深平静，水天一色，一碧万顷。山峦倒映水中，一湖碎玉，好一个蔚为壮观的景象！一只苍鹰俯冲下来，见我招手，回旋一周，又振翅飞向天际。

我曾站在贵德黄河大桥，看清亮的河水白练般缓缓流淌，粼粼波光令人心旷神怡，产生“这会是黄河吗”的疑问。

带着“天下黄河贵德清”的感叹，步入岸边林中的农家小院，品尝鲜美的黄河鲤鱼。我曾登临兰州五泉山眺望黄河。眼前的河像一条巨大的金色游龙，把一座城市分成两半。兰州因黄河穿城而过有了“金城”的美誉，因黄河而充满活力。车辆、行人、树木都随黄河的流淌欢腾。我多次到过壶口瀑布，看波涛倾泻的磅礴气势，听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，感受大自然的伟大力量……

尽管沿黄公路上车辆很少，我们的车仍然缓缓行驶。走着、看着、说着，不知不觉间，发现路两边有连片的水塘。左边的水塘，多是鱼塘；右边的水塘，多是荷塘。天下降雨来，雨滴打在鱼塘里，像无数鱼儿在跳。雨滴打在荷塘里，在高低低的荷叶上溅起水花。水花聚在荷叶上，如珍珠般透亮，又旋转着落在水面上。时值晚秋，荷塘不见荷花，荷叶半绿半黄，没有了夏日那般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气象，却有了“独领风骚在此秋”的景致。从司机口中获知，我们已进入合阳。他还说黄河鲤鱼肉质鲜美，营养丰富；黄河九眼莲胖而洁白，藕断丝不连，清脆又香甜。听得我止不住笑。

边走边聊，我进一步了解到，韩城的葡萄、合阳的西瓜、大荔的冬枣都经过黄河水的滋养。拐过一个弯，车右边不再是荷塘，变成一道高高的漫长的黄土塬。塬畔，玉米秆在风雨中摇曳。路边，出现一条石砌的河堤，像长长的画屏向前铺展。司机说：“这就到了渭北旱塬，塬上是百万亩厚层黄土。这条河叫引灌渠，堪称‘人工天河’，将贫瘠的旱塬变成了良田，惠及塬上百姓。沿途的抽水站和直通塬顶的管道，与引灌渠融为一体，成为沿黄公路上的特色景观。”

我想近距离看看黄河，让车子拐下了沿黄公路。车行三四里，路与河堤连接，视线被芦苇遮掩，要更近距离观看黄河，必须步行。下得车来，雨小了一些，风却很大，人像要被伞带起来，但我还是想走近黄河，哪怕看一眼也行。

内堤的斜坡用不规则的青石块砌筑，用密密麻麻的钢丝网连为一体。这样加固河堤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，惊讶中又有震撼。河堤与水道之间仍是鱼塘，鱼塘之间有宽窄不均的埂通往水道。河堤、斜坡、塘埂被茂盛的荒草覆盖。我沿着被人踩倒的草丛，小心前行。靠近水道，芦苇、残荷密集，或倒伏，或直立。紧靠水道，有一处高出水面、约两三间房大的石砌平坝，平坝上搭着厚实的帐篷，旁边水中漂浮数片竹排，竹排前漂浮着养殖用的网笼，网笼中的螃蟹在翻腾。

惊奇间，有人走出帐篷。我问：“这里还能养螃蟹？”“能呀，怎么不能？你不知道黄河大闸蟹？”我略觉羞愧，只知道阳澄湖大闸蟹，不知道还有黄河大闸蟹。我说：“我是来看黄河的，走时我们买一些，回去尝尝鲜。”他说：“没问题。只是大闸蟹国庆假期就卖完了，剩下的还小，我选一些，便宜给你，回去了帮忙做做宣传。”

站在平坝一角眺望黄河，水面宽阔，水流平缓。雨落在河里，让翻滚着细浪的水流更显灵动。透过雨帘，可见对面河岸弯弯曲曲，河岸后面是绵延起伏的山脉。我的目光沿黄河的走向来回眺望，河道、水塘、草色、山影融为一体，壮阔而和谐。好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！我不禁感慨，这条河，养育了多少中华儿女，怎能不让人心怀敬意？

（摘自2024年11月21日《陕西日报》）